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 80
19 Novem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八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1月18日星期一，上午10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奥育伊先生

(副主席)

(加蓬)

联合国国际青年年世界会议(按照1984年11月23日第39/22号决议用来讨论与青年有关的政策和方案的全体会议)

— 国际青年年：参与、发展、和平：第三委员会的报告〔89〕(续)

— 有关青年的政策和方案：第三委员会的报告〔95〕(续)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第一部分)〔65〕

— 纳米比亚问题〔34〕：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 (b)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 (d)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 (e)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0点30分开会。

项目1 联合国国际青年世界会议(按照1984年11月23日第39/22号决议用来讨论与青年有关的政策和方案的全体会议)

国际青年年：参与、发展、和平：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40/855) 89

有关青年的政策和方案：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40/856) 95

主席：今天上午，大会将审议议程项目89和95的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员卡布里先生(布尔基纳法索)提出了三委的报告(A/40/855和A/40/856)，然后作了下述发言：

卡布里先生(布尔基纳法索，第三委员会的报告员)：我荣幸地向大会提交载于A/40/855和A/40/856号文件的第三委员会的报告，这是大会议程项目的89和95。这是关于国际青年年的：参与、发展、和平。

在这些报告中，我请大会注意，在大会的9月20日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大会决定将这一项目列入第三委员会的议程，并根据1984年11月23日第39/22号决议，仅限于考虑与青年有关的政策和计划的方面，以使1985年能够作为国际青年年来纪念。

三委从10月18日到11月3日期间召开几次会议考虑青年问题，特别是关于国际青年年本身的问题，以及旨在于保证执行人权的措施和办法，并保证青年能够享受这些权利、特别是教育和工作的权利、青年计划和政策，最后还有给年轻人提供的机会。

这样，三委审议了秘书长载于A/4064 — E/1985/5和A/40/701号文件的报告、国际青年年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40/256)；以及常驻联合国的几个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大会收到的报告的第三段列举了三委所收到的所有文件。

有鉴于此，三委向大会建议，通过包括这些建议的三个决议，它们出现在 A/40/855 号文件的第 4 页的第 1 2 段，决议草案出现在 A/40/156 号文件的报告中的第 7 段。

在国际青年年会议结束的时候，我请大家注意，三委通过的所有决议草案都未经表决。大会可能也愿意这样做。

主席：如果根据议事规则第 66 条没有建议的话，我就认为大会决定不讨论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因此，发言均仅限于解释投票。

各国代表团对于第三社会会议的各种建议的立场已经在委员会中阐明，并反映在有关的正式记录中。

我想提醒各成员国，在第 34/401 号决定的第 7 段中，大会决定，当在主要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审议同一个决议草案的时候，一国代表团应当尽可能只对其投票进行一次解释，这就是说，要么在委员会、要么在全体会议上解释，除非那个代表团在全体会议上的表决与它在委员会的表决不同。

我还想提醒成员国，根据第 34/401 号决定，解释投票的发言限于 10 分钟，并应由代表团在自己的席位上进行。

现在，我请代表团注意第三委员会的两个报告。

我们将首先审议第三委员会在议程 89 上的报告，题目是“国际青年年：参与、发展、和平。”（A/40/855）。现在，大会将就载于第三委员会报告（A/40/855）的第 1 2 段中的 3 个决议草案做出决定。

委员会批准了题为“国际青年年：参与、发展、和平”的决议草案，未经表决。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决定也这样做。

决议草案 1 获得通过（决议 ）

主席：委员会批准了第二个决议草案，“保证执行和使青年享受人权的措施和努力，特别是教育和工作的权利”三委未经表决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 2 获得通过（决议 ）

主席：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第三号决议草案，题为“青年的机会”。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 3 获得通过（决议 ）

主席：这样，大会结束了对议程项目 8 9 的审议。

现在，我们审议关于青年的政策和计划的议程项目 9 5 的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40/856）。现在，我向大会提交第三委员会载于那一报告第 7 段的建议。

那一决议草案的题目是“联合国与青年和青年组织之间的通讯渠道”，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予以通过。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决定这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决议 ）

主席：是否有人要解释投票，或行使答辩权？

由于没有人要解释投票，或行使答辩权，我们就结束了对议程项目 9 5 的审议。

议程项目 65

审议执行第 10 届特别大会通过的建议和决定情况：第一委员会报告（第一部分）
（A/40/877）

第一委员会报告员苏里奥地斯先生（希腊）提出该委员会报告（A/40/877），
然后作如下发言：

苏里奥地斯先生（希腊），第一委员会报告员：我有幸介绍第一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65 报告的第一部分，该报告标题为“审议第 10 届特别大会通过的建议和决议的执行情况”。（A/40/877）该报告的这一部分载有一个题为“双边核军备谈判”的决议草案。是分别向大会提出的，也能够迅速做出决定，也可能采取将要执行的决议草案最后一段所规定的措施。

没有必要再详细介绍该决议草案，本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 8 段中建议通过该决议草案。全人类都希望，即将举行的美国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将能进一步促进已经进行的双边谈判。我相信，这里的所有代表和我都希望，最高级会晤的结果将能够促进我们在为之努力的目标实现，归根结蒂，这会加强国际安全。

我代表第一委员会将该决议草案提交大会通过。

主席：如果根据议事规则第 56 条没有任何提议的话，我将认为大会决定不讨论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因此，发言仅限于解释投票。各代表团对于第一委员会建议的立场已经在本委员会内表明了，并反映在有关正式记录当中。

我要提醒各位注意，在其第 34/401 号决定的第 7 段中，大会决定，当在主席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审议同意决议草案时，代表团应该尽可能一次解释其投票，这就是说，或是在委员会内进行解释，除非该代表团在全体会议上的投票不同与其在委员会内的投票。

我还要提醒诸位，根据第34/401号决定的规定，解释投票发言仅限在10分钟内，并且由各位代表团的代表在其座位上发言。

我下面请各位注意第一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65和题为“审议第10届特别大会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报告的第一部分。（A/40/877）。

大会现在对载于第一委员会报告（A/40/877）第8段中的决议草案做出决定。该决议草案题为“双边核军备谈判”。

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 阿尔巴尼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哈马、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布尔基纳法索、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佛得角、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埔寨、民主也门、丹麦、吉布提、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芬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希腊、圭亚那、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约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新西兰、尼日尔、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萨摩亚、塞内加尔、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反对：无。

弃权：澳大利亚、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冰岛、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葡萄牙、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第40/18号决议以76票赞成，0票反对，12票弃权获得通过。

主席：我们已经结束了对该项目的审议。

议程项目34

纳米比亚问题：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报告 (A/40/24)；
- (b) 关于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0/23(第6部分)，A/AC.109/824, 825 和826)；
- (c) 秘书长的报告 (A/40/687 和ADD/1)；
- (d)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40/882)；
- (e) 决议草案 (A.40/24(第4部分)，第1和第2章)。

主席：大会现在开始审议题为“纳米比亚问题”的议程项目34。 在这方面，

大会已经收到了下列文件：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A/40/24）、关于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情况特别委员会报告的第6部分（A.40/23）、秘书长的报告（A/40/687 和附件1）以及载于第A/40/24（第4部分）文件中的第1和第2章里的决议草案。

此外，大会还收到了第四委员会的报告，载有各类组织的听证记录（A/40/882）。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注意该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在第一位代表发言之前，我愿提议，报名发言于明天中午12点结束。我是否可以认为没有人反对这一提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想要各位愿意参加辩论的代表将他们的名字尽快补充到发言名单上去。

阿尔诺斯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关于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情况特别委员会报告员提出该委员会报告（A/40/23（第6部分）），然后做出如下发言：

阿尔诺斯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24国集团特别委员会报告员：我有幸作为关于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情况特别委员会报告员向大会介绍特别委员会报告关于其在纳米比亚问题方面1985年工作的章节（A/40/23（第6部分））。

关于议程项目34的报告是根据大会1984年12月14日通过的第39/91号决议第12执行段落提交的，它是关于执行《宣言》的情况的，大会根据这一报告要求特别委员会

“继续寻求适当的方法，以立即、充分在那些仍然没有获得独立的领土上执行大会第1514(XV)，特别是要：

……为消除殖民主义的残渣余孽而制订出具体建议……”（第39/91号决议草案第12段）

在继续执行这些与纳米比亚问题有关的任务时，特委会考虑到了大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各有关决议，特别是第39/50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有关决定。

这一报告指出，特委会在5月份与突尼斯为庆祝《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通过25周年而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审议了纳米比亚问题。一些最高一级的代表参加了在突尼斯举行的辩论，这次辩论的主要焦点是纳米比亚境内和周围继续恶化的局势。考虑到在辩论中所发表的演讲、根据主席同所有有关各方举行的磋商，包括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主席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外交事务秘书举行的磋商，特委会就这一重要问题做出了协商一致的决定，载于该报告的第12段中。

在这一协商一致的决定中，特委员会重申，纳米比亚问题是非殖民化进程中最迫切和最重要的问题，以严重的关注心情注意到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而在该领土内和周围造成的严重局势。特委会重申，纳米比亚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以及根据《宪章》和大会的第1514(XV)决议和2145(XXI)和与纳米比亚有关的其它决议、在统一的纳米比亚赢得独立的权利。特委会还重申了纳米比亚人民为实现这一权利、以所有可得到的手段、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合法性，并重申特委会的信念，即由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继续拒不执行和破坏联合国的决议与决定，剥夺纳米比亚人民最基本的权利，造成了这一严重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南非残暴地使用镇压和暴力手段对付纳米比亚人民；南非多次对邻国发动侵略、进行颠覆和破坏稳定的活动；南非继续阴谋阻止执行安全理事

会的第435(1978)号决定；南非罪恶的企图将内部解决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头上。

南非为了继续维持其在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通过骗人的宪法和政治计划，搞假独立，特委会反对和谴责南非的所有这些阴谋，并强烈谴责南非最近企图通过所谓多党会议和建立“临时政府”，强制实施内部解决的企图。

特委会还重申，纳米比亚局势的政治解决必须基于南非立即和无条件地终止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撤出其军队，使纳米比亚人民自由和不受妨碍地根据大会的第1514(XV)号决议履行自己的自决与独立权。特委会重申，安理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依然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可接受的基础，重申有必要在没有任何修改、不附条件或先决条件的情况下立即执行该决议。

特委会坚决反对美国和南非继续企图在纳米比亚的独立和任何无关与枝节问题之间建立联系的做法，要求提出这种联系做法的人立即放弃这一政策。

特委会重申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强烈谴责非法的南非当局通过蛮横的逮捕、折磨、恫吓和恐怖手段继续有系统地破坏、污蔑和摧毁该组织及其成员和支持者。

特委会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不断增加的大规模的军事集结，谴责南非强行迫使纳米比亚人服兵役的做法，谴责南非强行征集和训练纳米比亚人建立部落军队的做法，及其使用雇佣军加强其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的做法。特委会要求所有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征集、训练和运送雇佣军到纳米比亚服务的做法。特委会进一步谴责南非与某些西方国家和其它国家继续进行军事、和情报合作的办法，这些做法破坏了安全理事会1977年11月4日的第418(1977)号决议关于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的决议。

因此，特委会敦促安理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扩大第418(1977)号决议的范围，以便使其更加有效和全面。特委会谴责某些西方和其它国家继续同南非在政治、经济、军事与核领域进行合作，特委会重申自己的信念，即这一种合作破坏

了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国际声援，只能帮助该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特委会谴责和反对所谓建设性接触的政策，该政策进一步纵容种族隔离政权，加强其对南非与纳米比亚人民的镇压，将其对独立非洲国家的侵略升级，继续不顾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和理想，坚持其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的顽固态度。

特委会重申，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是纳米比亚人民不可破坏和不容争议的财富，强烈谴责南非非法地剥削这些资源，包括其非法地扩大领海，宣布在纳米比亚沿海之外建立专有经济区及其非法开发纳米比亚海洋资源。特委会谴责南非和其它外国经济利益继续无视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特别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1974 年 9 月 27 日发布的《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法令而继续开发这些资源的做法，要求这些开发立即停止。

最后，特委会建议，由于某些西方常任理事国的反对而未能有效地履行自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的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 7 章、立即对南非实现全面强制性制裁，对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国提出的要求做出积极的反应。

我代表特委会，提交这一报告，供大会进行认真审议。

主席：现在，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主席、圭亚那的辛克莱先生介绍该理事会的报告。

辛克莱先生（圭亚那，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首先，我想衷心地赞扬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为纳米比亚人民所作的不懈努力，特别是他为了确保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贯彻所作的努力。

自从大会上审议纳米比亚问题以来，没有人能够声称纳米比亚独立的前景现在要比去年辩论的时候更加光明。就在9月6日，秘书长在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指出，在他与南非政府就有关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进行的磋商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南非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纳米比亚领土。它继续管理纳米比亚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在诸如住房、教育、卫生设施以及工资结构等重要领域里，纳米比亚白人仍然获得白人的待遇，而纳米比亚黑人仍然获得黑人的待遇。

南非对邻国的侵略继续进行，进攻的目的是要提高这些国家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所付出的代价。莱索托、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都是这类进攻的受害者。谁能忘记6月份1500名南非军队在执行“搜索和摧毁任务”时所进行的侵略；谁还能忘记6月份在接近安哥拉边境的纳米比亚北部所进行的所谓“出击行动”侵略。这次行动被说成是迄今为止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内部进行的最大的常规战斗。安哥拉南部已经变成了南非称之为限制纳米比亚北部西南非人民组织军事活动的一个真正的军事营地。

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先锋，亚南非洲人民组织，一直为纳米比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政权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尽管面临着巨大困难，西南非人民组织的力量已经在打击敌人中取得了巨大胜利，我们向他们致敬。

去年，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甚至加强努力，把自己的傀儡强加给纳米比亚，这些机构只适合南非为纳米比亚未来所做的安排。在这方面，我们指得是在纳米比亚宣布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已经明确宣布这一机构为非法，这是应当的，因为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那样，建立这样一个机构无疑会使

问题更加复杂。

好象南非认为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在蔑视联合国方面做的还不能，当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南非人甚至正式的恬不知耻地要求安理会听取南非人在纳米比亚建立的机构的成员的观点。

南非人现在终于告诉了秘书长有关第 539 (1983) 决议所要求的选举制度方面他们的决定，从而消除了与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有关的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问题早在 1982 年就解决了，这就是公正的问题。看来南非的不诚实和顽固是无止境的。当然，南非人继续坚持把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联系在一起。南非代表就在上星期三还在安全理事会重申这一点，尽管安理会本身已经明确的拒绝了这种联系。

南非继续进行镇压和态度玩固仍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年在大会中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还必须记住另一个方面。当然，我们都知道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已经怎样地触动了全世界人民和影响了它们的生活。今年，我们看到在向全世界介绍种族隔离现实方面出现了真正的革命。例如，我们大会中有多少人在繁忙的一天之后没有看到南非警察殴打或枪杀敢于对多年的压迫与剥削表示愤怒的手无寸铁的黑人？这种了解的加深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比以往更多的人民和政府现在参加了结束可误的和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因此，比勒陀利亚政权现在成了空前的国际压力和孤立的对象。

纳米比亚理事会一直呼吁对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政权进行这种国际孤立和施加压力，我们感谢所有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这样立场的政府、机构和人民。

但是，对战斗中的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报道却没有向支持战斗中的南非人民的国际努力的报道那么多。去年，纳米比亚理事会为了纳米比亚的人民在世界的许多区域进行了活动，不断上升的对我们事业的热情和支持，特别是在

西欧和北美，使我们感到鼓舞和非常感激。当然我们也完全知道纳米比亚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以及东欧所获得的支持。西欧国家由于与整个非洲的巨大的历史和地理联系，非常关心纳米比亚问题的发展与未来。我们今年与它们的联系是有意义的和实质性的，我们发现，这些国家试图以实现的行动来表示它们的政治意见，不管是以向纳米比亚基金、建国方案所提供的捐助，或是向西南非人民组织提供直接支持的形式进行。我指得是大部分西欧国家。不幸的是，仍然有少数几个西欧国家的态度显然不那么支持纳米比亚取得独立的进程。

尽管做为一个理事会我们必须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提出一些重要的行动，请西欧国家考虑，并请有关各国政府在明年给予注意，然而总的来说，我们以这些国家的接触是有意义的、令人鼓舞的。

在非政府组织、议会议员、纳米比亚支持小组、瑞士、研究工作者和纳米比亚的朋友们中间，我们发现它们对纳米比亚事业的支持应得到最高评价。不仅由于这些支持的坚定，而且它们以勇气和牺牲来实践对纳米比亚解放的支持。非政府组织及上述各种力量在支持纳米比亚解放的斗争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教育它们各国的人民认识到纳米比亚问题的真象，纳米比亚领土的法律地位，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它们那些国家政府与南非进行的合作延长了南非的占领，以及西南非人组的作用问题。由于这些人的努力，纳米比亚问题已为越来越多欧洲人所了解和关心。它们已成为对这些国家政府的一种支持和协调良好的压力在南非传统地期望得到支持的地区内，唤醒人民的觉悟。

我要指出，我们在去年进行的接触使我们能够在本届大会上指出，我们在纽约所经常接触的那些大中新闻没有公正地报道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人组的斗争。这一斗争所得到的支持远远超过这些界给予人们的印象。人们对西南非人组的了解、理解和支持都超过这里的新闻机构报道的情况。

尽管有上述种种情况，以及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顽固不化，理事会并没有丧失信

心。当然，我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继续遭受苦难感到痛苦。在联合国成立40周年之后，联合国这一国际机构依然不能帮助纳米比亚人民，这使我们感到担忧。我们也感到担忧，在《给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通过25周年之后，纳米比亚依然没有获得独立。我们感到非常不安，1985年11月，安全理事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投票否决了一项要求对南非实行制裁的决议。除了某些口头上的高调之外，它们所关心的似乎依然是保护自己所获得的利润，而不关心正义、公正与法律，这使我们感到痛苦。

我们对这两个否决票感到担忧是出于一些考虑，其中之一就是这一否决将给比勒陀利亚政权带来的信号，而这正发生在比勒陀利亚政权遭到强大的国际压力，而且南非刚就选举制度问题做出选择。换句话说，这一否决事件紧跟着南非最终做出了响应，结束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签的最后一个准备阶段，而我们正已为将为迅速执行决议做出决定性的行动。南非得到了一个信息，它可以继续依赖其传统的支持力量。

使我们依然保持信心的是我们的历史感：我们的历史感以及我们对人民的信念，在这一问题上，是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信念。遭受外国统治的人民争取自由的历史进程已经开始，并正在南非和纳米比亚进行。在历史上，这一进程都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因此，纳米比亚也一定会赢得自由。

而且，现在国际社会已加入纳米比亚人民摆脱比勒陀利亚政权压迫，争取自由的斗争，这在殖民地人民斗争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比勒陀利亚与整个世界，或至少是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斗争。支持纳米比亚自由的力量超过企图继续统治纳米比亚的视力。

尽管如此，尽管结果是明确的，但要实现这一结果还要做出重大的努力，甚至牺牲。西南非人组总书记上星期在安全理事会重申了纳米比亚人民继续斗争的决心。然而，联合国大会必须继续坚定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和西南非人组，以

使它们能够胜利进行这场斗争。在这方面，理事会再次努力指出，应在哪些领域给予何种形式的支持。在此，我建议各成员国考虑我们提出的决议草案。我们在第一个建议中呼吁各国，单独或集体地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以帮助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加强对西南非人组的支持。

这些决议草案将在以后的会议上逐以单个地向大会介绍。然而，为了帮助各位认识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要在此指出，1986年既是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托管权结束的20周年，也是纳米比亚对这一领土承担直接责任和西南非人组发起武装斗争的20周年。我们的决议草案提出具体的活动，以纪念这些周年。我们希望，这20年的历史能够促进各国采取行动，对南非施加最大的、决定性压力，迫使南非进行合作，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当然，这项决议的实施是另一项决议草案的内容。现在，南非至少已表明它选择哪种选举体制，第435号决议草案执行的各项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期望各方向南非施加必要的压力，使它在这场努力中进行合作。

在准备这方面的决议草案中，理事会突出强调纳米比亚人民在比勒陀利亚政权非法占领下的苦难，联合国对纳米比亚领土的责任，南非必须与联合国合作，以使联合国履行这一责任，各国必须向南非实行最大压力，使它同联合国合作，各国应避免帮助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或延长那一占领的种种行动，以及向西南非人组提供最大的政治、道义和物质支持等问题。这些就是我们提出的决议草案的内容。我们希望各国根据这些主要考虑来判断这些决议草案。

有些国家对它们称之为我们已签的决议草案中指名道性的问题表示十分关注。大家理所当然地都知道，国际法庭的咨询意见和安全理事会的某些决议十分坚决地批评了某些国家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与比勒陀利亚政权合作的行动。理事会确实十分担心，某些国家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对南非政权所采取的行动构成这种合作，或实际上帮助或支持南非的非法占领——虽然联合国努力结束这种占领——，呼吁其

它方式为这一占领提供方便。我们必须指出这种情况，作为纳米比亚的合法管理当局，这是我们的责任。然而，作为大会的成员，我们并不想不顾人们所表达的担心。我们认真地考虑了这些意见，在协商一致意见和恪守我们的责任的情况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做了某些调整，以满足那些意见。

此外，我们希望成员国研究我们在这方面所说的话，并自己决定这些话是否准确，或者我们对这个或那个国家所讲的话，是否符合它们自己所说的话，符合它们自己的发展。

我们真诚地期望，所有同南非勾结的国家将停止这样做，而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加一切压力，迫使它合作，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号决议。这就没有必要点名，甚至没有必要就纳米比亚进行辩论，审议决议草案。与此同时，我们确实希望，各国将了解我们对纳米比亚人民关切的程度，分担我们的不耐烦，认为纳米比亚必须不在遭到进一步拖延地得到自由。

主席：我现在请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以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发言。

科罗马先生（塞拉利昂——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以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24国特别委员会）主席）：当我们今天开始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之际，我们发现所要解决的局势，假如没有恶化，至少并没有同一年前本组织所面临的问题有任何不同：继续非法占领一块早就为联合国宣布为由它本身直接负责的领土，并非法实行行政管理。这种令人悲叹的现实继续存在，并不是因为国际社会缺乏行动或倡议，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多年来，联合国不断行使一致的努力，以便发起一个过程，使纳米比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得到自由与独立。确实，今年以来，安全理事会两次就这个问题召开会议，将它的集体注意用于这个问题。同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仔细审议了纳米比亚境内及其周围的局势的各个方面。24国特别委员会也在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以独立宣言的范围之内，仔细考虑了这一

问题。这两个机构还举行了特别会议，学术讨论会和会议，专门讨论这块领土上的局势中的一些具体方面。

此外，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还仔细听取了有关在纳米比亚境内及其周围的国际伙伴活动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更重要的是，经社理事会在它的第二次常会中，再次讨论了如何通过联合国体制内各组织的活动和援助方案，最好地援助纳米比亚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

尽管国际社会在声明和决心，这一局势继续恶化，这完全由于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的顽固态度，它绝望地固守着它殖民和种族主义统治的最后阵地。

正如一段时间以前特别委员会报告员所作的全面报告那样，正如今年一些有关联合国机构所重申的那样，要政治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必须首先停止南非的非法占领，并撤出它的军队，其次就要遵照大会第1514(XV)号决议是纳米比亚全体人民自由地、不受阻碍地行使它们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为此，必须在联合国的监督与控制之下，遵照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将纳米比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立即组织这场选举。

任何破坏体现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之中的国际协商一致的企图图必须受到强烈抵制，因为这一协商一致标志着共同接受纳米比亚和平过渡到独立。在这一点上，任何将纳米比亚独立与外部和无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企图必然遭到抵制，这种联系不仅阻碍了纳米比亚的非殖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严重干涉了一个主权非洲国家，安哥拉的内部事务。

鉴于南非继续无视它对《宪章》所付的义务，坚持使用武力，非法统治这块领土，以及它对彼邻的独立非洲国家一再发动的侵略行为，有效地执行《宪章》第七章的措施仍然是联合国迫使南非遵守安全理事会决定的关键。

有些人提出了怀疑，认为采取措施会对我们正在支持它们实现解放的人民造成

消极影响。对此，图图主教和南非与纳米比亚其他一些人明确地作出了反应，它们在殖民和种族主义镇压之下所遭受的痛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遭受这些措施的恶化，因为这些措施确实是取代不断遭受屠杀与种族灭绝行为的唯一可靠选择。

同样重要的是迫切需要加强并有效地支持正在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有权威的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虽然联合国体制内的各组织与各机构在不同程度上不断援助它们，但是至今为止，援助的水平却远远不够充分。我们必须牢记，国际社会负有特别的责任，要通过立国方案和纳米比亚研究所确保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为这个民族提供尽可能多的训练机会，使它们能够迅速建立一个独立、主权的纳米比亚。

我表示，我真诚地希望，在这一方面由全体成员国，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内外的其他组织所发出的呼吁将得到积极与真诚的反应，以便满足纳米比亚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我们不能够忽视对本地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也不能够继续对南部非洲绝大多数人民所遭受的严重不公正现象和痛苦无动于衷，否则我们自己也将会遇到危险。我们必须意识到，由于这种局势继续存在所造成的失望、沮丧和不信任使得联合国进一步觉醒，我们早就应该采取行动了，我们必须采取决定性和明确的行动，因为我们非常明白，任何否决都不可能阻止势不可挡的解放浪潮，它也不可能使得有关国家的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愿望破灭。

我愿在此重申，西南非人民组织领袖说不断要献出的宽容、忍耐和政治家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最热烈地赞扬。本特别委员会将继续向西南非人民组织，并通过它向纳米比亚人民提供全面地支持，支持他们为争取实现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独立的纳米比亚目标所进行的斗争。同样，我也愿赞扬前线国家和其它国家领袖所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所发挥，并正在发挥的关键作用。

我愿代表特别委员会赞扬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其执行主席圭亚那辛克莱大使的领导下所积极完成的重要任务，我也愿赞扬纳米比亚专员所作的努力，并鼓励他继续采取这些努力。毋庸置疑，纳米比亚理事会应该继续得到所有会员国的全面合作，以便它能够继续更为有效地履行其职责。

我相信，在你的领导和指导下，并以你的才干和外交才能，本届大会的工作将能够为使纳米比亚全面摆脱非法和殖民主义的统治而进一步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结束发言以前，我愿热烈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感谢他在寻求顺利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方面所继续做出的努力。

主席：根据1976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31/152号决议，我现在请西南非人民组织观察员发言。

托沃亚托沃先生（西南非人民组织）：我非常荣幸能在大会，尤其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四十届大会上发言。

我荣幸并最诚恳地祝贺你被一致当选为第四十届联大的主席职务。你在联合国、外交方面的丰富经验以及你个人的智慧和公正以及和平所作的努力是完全能够成功的指导本届大会的工作。

我有责任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纳米比亚正在进行战斗的人民为争取自决和国家独立所抱有的要求和愿望。我仅代表他们，以及他们的先锋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人民组织，和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向你们表示热烈地祝贺和致敬。

纳米比亚人民一向极为尊重联合国，他们认为联合国是他们取得真正独立的保护者。因此，他们强烈感到联合国早就应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并结束种族主义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及其在我国所犯下的残酷压迫、侵略和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的职责。

遗憾的是，正当国际社会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以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25周年之时，纳米比亚却仍未得到自由。正当我们欢呼联合国在许多领域里面，尤其是在非殖民化领域里取得了许多成就，国际社会已经郑重地担负起特殊责任的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却仍然未得到解决，而且也表明国际社会缺乏争取纳米比亚独立的决心。

所以，我愿提醒各会员国，他们对纳米比亚这些人民有责任集体或单独的保证这种神圣的信任。过去四十年以及四十年以前所出现的任何疏忽或失败都应该通过对非法和殖民主义的南非政权采取一致和坚决的行动而得到消除。

当我在39届联大上发言时，我有机会告诉大会关于当时南部非洲所存在的紧张局势，因此，本届大会上任何有理智的人都应该承认，局势已变得更为危险，因为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种族主义的少数政权向南非种族主义制度的反对者发动一场恐怖运动，每天，许多无辜的儿童、手无寸铁的男女都要被种族主义的军警杀害，枪杀或打伤。这些军警由于比勒陀利亚最近所实行的非常状态令而得到了广泛的权利，他们随意犯

下了对这一新纳粹主义集团有利的罪行。

最近，该政权决定通过压制大众媒介采取更为残暴的行动，而这些大众媒介即使在种族主义政权不采取压制行动的情况下也从来就无法披露所有的事实。

由于南非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与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他们通过加强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领导下对种族隔离基础所发动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来对付这一挑战，因此我们感到极为高兴。西南非人民组织欢呼他们为使得祖国摆脱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剥削争取建立一个团结、无种族歧视和民主的社会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在我国，纳米比亚，南非的非法占领政权野蛮镇压我国人民的行动进一步升级了。驻扎在纳米比亚的十多万种族主义部队加强了他们的暴行，南非种族主义者由于得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的重型武器把纳米比亚变成了一个靶场，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成了他们的特殊目标。

比勒陀利亚政权这个新纳粹统治集团采取了镇压性的措施，造成了南非目前这种暴力现象，这使我们想起了在我国发生的同样的行动。自从1972年以来至今的13年中央我国的三分之二地区处于宵禁状态和军事管制化之下，在1971年发生了动摇殖民主义政权及其帝国主义盟国的纳米比亚工人总罢工之后，该非法占领政权宣布紧急状态。从那以后，比勒陀利亚政权赋予它的占领军、杀人队和警察以极大的权利，使他们见到纳米比亚人就开枪射击。多年来，我国许多人都被这样杀死。许多人致残，还有许多人无缘无故地失踪。许多纳米比亚人在这样镇压性的措施下被长期拘留，不加审讯，百般折磨，结果有许多人就这样死去。在比勒陀利亚占领军的手下，一个人只要被怀疑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成员或该组织的支持者，就足以使他面临死亡、任意拘留及受酷刑折磨的危险。

种族主义南非觉得伤害还不够又要加上侮辱，今年早些时候，它们把纳米比亚的许多地区宣布为安全危险地区，从而进一步加强它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镇压。该种族主义政权采取这种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些地区同国际社会隔绝开，使他们

能够继续犯罪而能逍遥法外，掩盖纳米比亚内部的军事形势的真相。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惯用伎俩就是在黑暗中进行它在纳米比亚的犯罪活动。为了实现这点，多年来该种族主义政权一直全面禁止外国新闻界采访纳米比亚。不允许任何人报道有关该种族主义军队在纳米比亚的军事活动和暴行的情况，除了那些由该种族主义政权自己挑选的人员，以使宣传性的谎言符合比勒陀利亚殖民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的计划。

种族主义的南非利用军事镇压手段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并使它自己的以及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继续大肆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该种族主义政权一直把一个又一个令人憎恶的制度强加在纳米比亚人的头上，以建立新殖民主义的基础。值得回顾的是，所谓的前民主图恩哈尔同盟政府以及比勒陀利亚在1980年建立的所谓国民大会以及部长理事会。尽管得到了财政上的支柱，所有这些傀儡机构都在1983年初期垮台了，因为它们理所当然的受到了纳米比亚人民的反对和蔑视。在同一期间，比勒陀利亚政权还建立了所谓的“西南非洲警察部队”，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机构，使纳米比亚实现真正非殖民化的进程变得复杂化。建立这后两个实体的罪恶目的就是为了使纳米比亚人民进行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变为一场内战，使我们的人民在这种强加的军事阴谋下自相残杀使我们的国家仍然在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非法和殖民主义的占领下饱受折磨。

比勒陀利亚政权所采取的最新一项措施就是今年6月17日在温得和克建立一个傀儡的“临时政府”，再次无视并破坏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和决定。种族主义的南非采取的这种阻碍性行动理所当然的受到了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的最高机构安全理事会在内的谴责和反对。安理会在第566(1985)号决议中宣布该政权非法无效。我们呼吁大会也同样谴责并拒绝该傀儡政权。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顽固的阻碍的态度，是因为它不断得到它的主要西方盟国给予它的军事、核能、经济、政治和外交的支持。特别是里根政权以及他的现在已经信誉扫地的建设性

接触政策，继续鼓舞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顽固不化的态度，完全无视社会舆论。

纳米比亚独立至今仍然取决于华盛顿在南部非洲地区自私、帝国主义的野心。里根政府坚持在纳米比亚实现独立之前古巴军队必须撤出安哥拉，这实际上是在残酷地向整个国际社会宣告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不是紧迫的问题。重要的是地缘政治的考虑，即，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战略和军事利益。因此，华盛顿的选择是后者，而不是如何解决人类痛苦，以及比勒陀利亚政权剥夺我们基本人权的问题。

种族主义南非及里根政权的利益一致，这不仅妨碍了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都试图把本应属于联合国议程项目的纳米比亚问题置于联合国之外解决。不用说，这种臭名昭著的联系理论受到了广泛的谴责和反对，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是同纳米比亚的独立无关的。因此，联合国被呼吁根据1960年的第1514(XV)号决议，1966年的2145(XXI)号决议以及1967年的第2248(S-V)号决议担负起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全部责任，直到纳米比亚获得真正独立。

在南非和纳米比亚之外，比勒陀利亚军事政权受到了建设性接触政策的鼓舞，进一步对该地区的其它独立的非洲国家及前线国家进行军事侵略、颠覆和破坏稳定活动。只要回顾一下对赞比亚的未遂的种族主义攻击、对安哥拉共和国的攻击、对博茨瓦纳共和国的首都哈博罗内的野蛮进攻，以及对莱索托、莫桑比克、津巴布韦以及赞比亚的日益加剧的威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被比勒陀利亚及华盛顿选中作为特殊的打击目标。

在对安哥拉的侵略行动升级之后，以及种族主义的南非在莫桑比克的肮脏作用之后，博塔和种族主义的外交和国防部长马兰的发言都分别证实了明显的事实。他们不仅公开的承认，种族主义政权正在指使安哥拉的安盟匪帮、以及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比勒陀利亚在进行其肮脏活动时还知道，它有美国的支持。美国和比勒陀利亚政权支持安哥拉的安盟匪帮，它们是由种族主义的南非在纳米比

亚的军事基地上训练和武装的，然后渗透安哥拉进行比勒陀利亚的犯罪活动。在美国的头号反动派卢·莱尔曼在南部黎巴嫩接待和非法纠集反革命力量，包括安盟匪帮、尼加拉瓜的反对派和来自阿富汗、老挝和柬埔寨的反动派之后，美国国会今年出现了克拉克修正案的呼吁，这表明美国正在计划积极地参与对安哥拉的侵略运动。那一集会美国总统所支持的，莱尔曼向雇佣军匪帮宣读了美国总统的支持信，里根在信中向这些国际匪帮宣布，“你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

在里根和其他右派和军国主义者的支持下莱尔曼建立的国际民主的所谓下一次会议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举行，这并不使人感到惊奇。因此，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对安哥拉最近发起的大规模入侵时，它期待着华盛顿的完全支持，这是合乎逻辑的。那一入侵的目标是拯救安盟匪帮，它们受到了人运政府部队的毁灭性打击。从那时起到现在，华盛顿感到紧促不安。事实上，里根政权正在考虑直接支持安盟匪帮，据报告可达三亿美元。这清楚的表明，通过旨在于颠覆安哥拉的对安盟匪帮的支持，美国当局正在计划使种族隔离政权免受它在南非本身和纳米比亚正在面临的严重政治和经济危机。里根政权对安盟匪帮以及在我们地区其它雇佣分子的支持就是对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殖民镇压、侵略和颠覆的支持。我们有责任揭露这些罪恶阴谋，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拖延我们人民的痛苦。我们国家正在被利用为对这一地区的独立国家、特别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侵略行为的发起地。

我们认识到，要求我国人民再次来面对新的挑战，不仅仅是要面对侵略和非法占领，还有美国帝国主义站在种族隔离政权一边进行直接干预的危险。我们请国际社会注意这一严重问题。

我们认为，在美国总统在四十周年庆祝活动时在这个庄严会议上发言时，他没有提南非或纳米比亚，这不仅仅是忽略，的确，他仅是在东西方冲突的范围内提到了南部非洲。

纳米比亚人民和他们的先锋运动——西南非组织将表现出把他们自己从殖民统

治、非法占领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责任。为此，我们充分致力于我们先辈的传统，他们勇敢和坚决地同德意志殖民主义进行战斗。西南非人民组织成立以来的25年已经证明了纳米比亚爱国者在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中作为无私战士的不可动摇的意志和献身精神。通过这些年的艰苦斗争，西南非人民组织已经动员和组织了被压迫的群众。今天，我国人民的团结是打败在纳米比亚的比勒陀利亚新殖民主义阴谋的强大力量。

在军事前线，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士继续在对种族主义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强大的占领军进行挑战，这已经十九年了。的确，他们是在战场上受到考验的，每一天都在学习如何与敌人进行战斗。他们继续在战场上打胜仗，给敌人造成大量伤亡，并对有助于比勒陀利亚非法占领的战争物资和其它殖民主义结构进行严重破坏。那一政权不得不承认，由于对种族主义的占领者在生命、资本和物质方面带来的损失它不能够解决这一自找的困境。我们将加强这一斗争，只是解放我们的国土、人民和资源。

几天以前，由于种族主义的南非拒绝与秘书长合作以执行1985年6月的第566号决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再次召开会议对纳米比亚问题作出果断和决定性的反应。秘书长在1985年9月6日发表的载于S/17442文件的报告中，向安全理事会清楚地指出了比勒陀利亚的顽固和阻挠态度。

比勒陀利亚政权为了使其傀儡的所谓临时政府合法化而进行深思熟虑的活动，而同时又假称它已经最后就一个选举制度的选择下了决心，同样又以蔑视的态度对待联合国的最高机构，它不仅坚持一揽子问题，并再次重新提出了已经达成意见一致的问题。

起码比勒陀利亚的某些信赖的盟国也能够看到这些无耻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要通过防止安理会就那一政权的顽固态度作出相应的决定而转移安理会的注意力。因此，种族主义南非再次和通常一样蔑视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联合国最高机构。

对我们来说，符合逻辑的行动应该是正如安全理事会第566（1985）号决议所清楚规定的那样，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性制裁措施。

但随着越来越该认真对待的时候，比勒陀利亚的朋友们就开始拖泥带水了。它们可以在支持对南非种族主义分子采取强制性制裁措施或同意提出通过安全理事会在那次会议上的决议之间作出选择以便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铺平道路。但它们却哪个也不支持。美国和联合王国投了反对票，这样就滥用了它们的否决权并阻碍安全理事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适当行动。这些国家通过这样做再一次选择了同非法的战领当局站在一边。所谓关于决议草案提案国是不讲道理的说法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两个成员国家滥用否决权是并不惊奇的，因为英国和美国在对南非采取全面制裁性措施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和采取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它们一方面虚伪地声称也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镇压政策和在纳米比亚的残忍种族隔离镇压政策，它们同时又疯狂地反对并否决一切国际社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要求采取的有意义和和平措施。它们徒劳地声称，制裁性措施将不会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制裁性措施将更会伤害黑人，或说什么在南非已经发生了积极的变化等等，所有这些都遭到了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以及南非纳米比亚内部最近举行的爱国活动，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严厉拒绝。但对于那两个帝国主义的北约组织国家来说，矿物资源和它们能够从南非和纳米比亚通过它们那里的公司而获得的利润要比成千上万的黑人生命更为重要，黑人们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由于残忍地种族主义军队和警察的镇压而丧失了他们的生命。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认为，通过否决这种必要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措施，南非、英国和美国将肯定会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并使纳米比亚人民在种族隔离制度的殖民枷锁下所受的痛苦更加延长。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最强烈地谴责英国和美国所采取的自私帝国主义行动。我们

向它们提出警告，这种无耻地否决伎俩永远不会阻碍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加强进行纳米比亚武装解放斗争，毫无疑问，这种斗争将会为纳米比亚人民带来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民主统治。

大会在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时应该注意到这一消极发展，并在使纳米比亚非殖化进程采取必要的行动。

大会对我国有着责任，大会现在应该承担起这一责任，加速纳米比亚独立。

我们呼吁我们的朋友们，特别是在美国和联合王国内的朋友们加倍努力，要求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全面约束性制裁措施，并向这两个国家同种族主义南非所推行的同谋政策作出挑战。

我们刚刚听取了24国特别委员会主席塞拉利昂的克罗纳大使的重要发言，并听取了该委员会杰出的报告员所提出的委员会报告。

大会还听取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执行主席圭亚那的辛克利大使所做的同样重要的发言，在这份发言中，他特别介绍了该理事会的年度报告，其中包括其由本崇高组织通过的建议。

主席先生，我借此机会通过你向本大会呼吁，充分无条件地支持刚刚呈交的建议，以确保所有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的通过。联合国对于纳米比亚的严重局势和我们人民的期望至少应该做出这些。

我特别要敦促大会特别注意要求在1986年召开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国际会议和联合国特别会议的呼吁，因为明年是自从联合国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统治以来的第二十周年，而南非仍然顽固地继续非法占领着我们的国家。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充分支持在卢萨卡大使明智和精心的领导下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工作，卢萨卡大使作为第39届大会主席主持其重要工作中同样表现出远见、能力和政治家风度。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还认为纳米比亚理事会是为我们国家非殖化而进行共同斗争中的十分有价值的伙伴。我们极其重视在我国获得独立前作为纳米比亚合法管理当局的工作方案，并呼吁所有成员国都充分支持该理事会以完成其为纳米比亚人民利益而进行的崇高任务。我们面临的挑战比以往更为强大。

大会在其上次会议上碰到了某些企图颠覆关于纳米比亚和南非种族隔离问题决议的努力。我们知道，这股同样的势力继续施加压力和进行恫吓；那些祈求不要大动干戈和要有耐心的人们坚持不要实事求是，而要公开的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合作，它们真是又可耻又虚伪。面对这种公然的傲蛮，而我们的人民又在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而遭受种族主义者的屠杀，我们还能耐心多久呢？我们认为够了。

我们坚信，整个国际社会将坚定地支持我们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并将继续给我们提供政治、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赞赏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做出的努力，以通过经济制裁和其他措施来孤立种族隔离政权，以便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和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以及结束比勒陀利亚政权在该地区对独立国家的侵略。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全心全意地欢迎1985年11月14日种族主义南非无条件所释放的22个同志。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同我一道在1965年被捕和判刑的，并在臭名昭著的罗本岛上服终身监禁。我们相信，他们的释放是由于在纳米比亚内部加强斗争和国际上要求将他们释放运动的结果，我们对此非常感激。

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加强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所有纳米比亚的政治犯以及根据日内瓦公约给予同种族主义南非进行战斗时被俘虏的西南非人民组织自由战士战俘地位。我们同样要求无条件和立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他们必须直接地参加寻求一个将保证在南非建立多种族和民主社会的解决方法的努力。

最后，我要再次表示，西南非人民组织坚决声援所有在为自由、尊严和公正而战的人民，特别是在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下的进行着英勇斗争的西撒哈拉人民及其政府，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的斗争；支持波多黎各人民；支持东帝汶人民；支持在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人民，由于历史、地理和反对种族主义南非的共同斗争，我们同南非人民有着共同的命运。

我在这个讲台上向大会保证，不论里根、撒切尔和博塔是否喜欢，我们的正义斗争的必然结果一定是我国人民取得胜利。

斗争在继续；我们必定胜利。

主席：大会将开始就这一项目举行一般性辩论。

特瓦里先生（印度）：三十九年以前，在离此不远的成功湖举行的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印度代表团采取行动，反对南非企图将西南非洲与南非合并成南非联盟。联合国从此以后一直做出努力，维护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与独立权；这也是我们今天后次审议的纳米比亚问题的由来。因此，纳米比亚问题的存在同联合国本身的存在一样久，我们今年庆祝这一问题和联合国存在四十周年。当然，庆祝联合国存在四十周年是令人高兴的时刻；而另一种纪念——即纪念四十年来使纳米比亚获得自由的努力均属失败——却是令人沮丧的时刻。

我国率先在联合国提出纳米比亚问题并不令人惊奇。这同我们在历史上一直参加在南非本身争取自由与社会解放的斗争是相符合的。正是在南非，我国国父圣雄甘地开始了后来使其返回自己祖国的斗争，促使他领导了我们自己争取独立的斗争。我们与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密切关系也是符合我们的自由斗争的领导人所阐述的观点，即如果其他地方的殖民地人民未能获得自己的解放，我们自己的自由也是不完全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在非洲问题是特殊的。正如我国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在1947年于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关系会议上所说：“我们亚洲人对非洲人民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必须帮助他们获得在人类大家庭中的合法地位。我们所遇见的那种自由并不仅限于这个或那个国家，不仅限于某一国人民，而应当波及全人类。”因此，纳米比亚同南非和巴勒斯坦一样，在印度人民心中占有特殊

的地位。*

当想到纳米比亚时，人们不难想到一些令人不快的纪念日。一个世纪以前，帝国主义首次在吕德里茨湾立住了脚跟，而与此同时，非洲的其他地方正在臭名昭著的柏林会议上被分割。因此，在纳米比亚反对殖民主义国家的斗争已达100年之久。大会终止南非的托管，对纳米比亚领土负起直接责任，现在也很快到二十年了。自从安全理事会通过其历史性的第435(1978)号决议，同第385(1976)号决议一道，提出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以来，7年多时间已经过去了。然而，纳米比亚的独立依然只是一个梦想，每一个周年纪念，每过去一年都只能带来进一步的痛苦、失望和愤怒。

在其建立的40年中，联合国取得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成就，对此，它——和我们所有人——可以理所当然地感到骄傲。与此同时，纳米比亚依然受到殖民统治这一事实却是联合国记录上一个严重的污点，只会削弱联合国的权威和信誉。对纳米比亚负有责任的只有联合国；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同这种独特和直接的关系相比较。然而，联合国至今为止未能终止纳米比亚的悲剧。

在对这一事实表示痛惜时，我并不要否认和掩盖联合国为促进纳米比亚事业而做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马上想到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这一在纳米比亚获得独立之前唯一合法的管理机构所发挥的令人敬佩的作用。该理事会在其主席和代理主席的领导下，做出了不懈努力，动员国际公众舆论支持纳米比亚独立事业，促进纳米比亚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并在使纳米比亚人民对独立后出现的挑战和责任做好准备方面发挥了自已的作用。我们向该理事会致敬。印度是该理事会的创始国和副主席之一，对该机构的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也要承认纳米比亚专员所做的贡献，我们自豪地说，他是一个爱国者。

* 副主席奥伊乌先生(加蓬)在主席席位上就座。

在表示赞扬的时候，我还必须提及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众所周知，他对纳米比亚事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个人的深深的承诺。我们要再次向他表示我们深切的谢意，在他履行自己的重要任务时，我们会继续支持他。

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全面地描绘了纳米比亚内部和有关纳米比亚的局势，以及国际社会——联合国和其他机构——为了推动纳米比亚事业所进行的活动。秘书长最近向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明确地描述了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目前的局势，特别是仍然存在的僵局。这一决议被普遍接受为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现在仍然只局限于良好意愿之中，迄今为止，比勒陀利亚政权用各种借口和不相干的问题阻碍这一决议的贯彻，最近的一个阴谋就是继续坚持提出在安哥拉的古巴军队这个完全无关的外部问题。

上周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的人们不需要解释就知道我们面临的障碍的性质。就在安全理事会举行会议的前夕——这个时间并不是巧合——种族主义政权告诉秘书长，在其批准之下，温得和克的非法的“临时政府”接受按比例的代表为选举制度。同时，南非以同样方式重申坚持“联系”，暴露了其制造混乱的阴谋，并表明比勒陀利亚的立场没有改变。

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中的不结盟国家，包括我国，向安理会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施强制性制裁。我们要求进行有选择的制裁，不是全面地制裁，希望安理会至少能够从第566(1985)号决议中的立场在向前迈进一步，并且所有的成员国都会响应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对比勒陀利亚采取行动的意志。我们感得极其失望和遗憾的是这一决议草案没有通过——或者说有人阻挡这一决议草案的通过。由于几个国家的僵硬立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要求再次被否决。

印度和不结盟运动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只有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不能迫使南非遵守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无论怎样说服都不可能

使比勒陀利亚讲理。

在最近几周和几个月里，我们看到许多西方国家中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以及该政权所代表的罪恶的巨大的公众愤怒。这种协调一直的运动已经包括了来自世界各阶层的人们。我们也赞赏地注意到许多国家政府，包括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对南非所实施的自愿措施。我们特别赞赏澳大利亚和丹麦上周在安全理事会所采取的立场，以及已经接受对南非实施强制性制裁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的其他几个西方国家。最近在南斯拉夫通过的英联邦有关纳米比亚协定包括了一些对英联邦国家有约束力的具体措施，拿骚会议也就贯彻监督安排达成了一致意见。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然而，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这些措施，以便有效地孤立比勒陀利亚，迫使它就范。

作为一个原则立场，印度和不结盟国家一直明确地和持续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985年9月4日至6日在安哥拉的罗安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重申了这一点。我们相信，必须立即和无条件地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同时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自己唯一和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合法斗争。不结盟国家在罗安达还呼吁举行一次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国际会议和在1986年举行纪念结束南非委任权20周年的特别大会。我们注意到，纳米比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的所有建议都得到我们的支持。

在联合国宣布非殖民化第25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满意地和自豪地回顾在最近几十年中非殖化领域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改革之风已经吹遍了各大洲，扫除了全球的殖民主义现象。然而，纳米比亚仍然是殖民主义的最显著的残余，那里的叛徒和种族主义政权企图苟延残喘，扭转历史潮流。该政权以及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现在已经日暮途穷，即便在南非本身也被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力量所包围，很可能遭灭顶之灾。

会员国终于一致决定要求结束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所进行的种族灭绝恐怖活动和对纳米比亚的征服，但南非在安全理事会中的强大盟国再次阻挡了这一努力。国际社会以及战斗中的纳米比亚人民再次被剥夺了为种族主义受害者争取自由的机会，该政权在安全理事会中的同谋者手头的否决票向该政权提供了它极需要的帮助。针对纳米比亚和南非自由战士的新一轮恐怖行为很有可能出现。

令人震惊的是，那些向来大谈自由的好处的人们竟然恬不知耻地与历史上最可恶的坏蛋结成联盟，并试图为这些坏蛋在纳米比亚和南非对自由和人的尊严所进行的罪恶攻击进行辩护。

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日益增长的罪恶和联合国无法完成使纳米比亚获得自由的合法责任，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这有可能造成一种新的状况，联合国无能为力，而种族主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

诸如“建设性接触”和“南部非洲区域安全”等口号无法欺骗国际公众舆论。我们坚信，所有这些都是欺骗。这是与谈到的和非法的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积极勾结并提供支持的代名词而已，该政权通过其组织正设法加强它们的全球霸主地位。

声称对种族主义政权实施强制性制裁有可能不利的影响该区域黑人的经济利益的借口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其明显的目的就是要支撑分崩离析的比勒陀利亚，并保护其西方组织的经济和地理政治利益。“建设性接触”和其他这类理论产生于殖民主义顶盛时期的“白人的负担”的臭名昭著的口号，这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酷暴行的理论基础。

这些新口号与战略的作者们似乎完全不知道，“帝国”的时代早已结束。在纳米比亚与南非的殖民主义最后参与也必将被奔腾前进的历史所淘汰。

纳米比亚人民摆脱占领枷锁，使自己神圣的土地从种族主义侵略者的魔爪中解放出来的斗争符合解放运动的光荣传统，集中体现了现代历史中人民的英雄主义和不屈不挠的勇气。

比勒陀利亚保护者疯狂的外交阴谋无法阻止历史的前进。纳米比亚国家将象谚语中的凤凰那样从烈火中诞生。历史不能继续为那些在国家与国际关系中进行犯罪、欺骗和破坏的人们所控制。

我预见比勒陀利亚及其同谋在不久的将来被压上历史的法庭，得到历史的惩罚。企图阻碍和扭转历史前进的人们将为历史的车轮所粉碎。人类不屈不挠的精神将最后取得胜利，历史将得到证实，纳米比亚将获得自由。

蒂拉多先生（哥伦比亚）：国际社会对核战争的危险显然感到十分不安。这样一场最终浩劫是恐惧的。然而，我们却无限制地容忍与联合国所主张的正义与信念背道而驰的现象，及一个民族被剥夺自己所渴望的自由，没有自决和平等的权利。

人们正确地指出，联合国组织的威信正经历一场危机。纳米比亚问题继续构成这一联合国效率的挑战，是产生上述观点中的一个有利因素。

纳米比亚人民已为反对外国占领和压迫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斗争。

纳米比亚问题在联合国提出迄今也已有四十多年，大会通过2145(XXI)号决议，结束国联给予南非的委任权，使纳米比亚领土成为联合国的直接责任，迄今也有19年。

40年前，国际法院在一个历史性的咨询意见中认为，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是非法的。许多年前大会就结束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权，最后因此很清楚，

南非在纳米比亚领土上采取的任何行动或措施都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联合国历史中最杰出的篇章之一就是非殖民化进程。联合国现在已基本成为一个全世界普遍的组织。当今世界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世界，然而纳米比亚却依然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非法统治和长期奴役使人类和平与正义的各国感到十分痛苦。

联合国各机构都充分地辩论了纳米比亚问题。1978年，安全理事会通过435(1978)号决议，为实现纳米比亚非殖民化提供了唯一得到法律承认的基础。我国代表团一再反对任何可能改变联合国在纳米比亚领土问题上决定内容的措施，我们坚持要求执行安全理事会435(1978)号决议。

哥伦比亚代表团十分遗憾，上星期的安全理事会会议再次未能采取充分措施，加速纳米比亚独立进程。今天比以往都更加需要社会的集体意愿能取得胜利。在最后目标上，每个国家都是一致的。把我们的言词和用意变成现实是各国的责任。

1985年9月初，在卢萨卡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再次重申不结盟国家运动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强调纳米比亚人民自决、民族独立和捍卫包括沃尔维斯湾、彭格温岛和其它相连岛屿在内的领土完整的不可剥夺权利。

从来没有一个政权向南非政权那样长期藐视国际社会的意愿。我们宣誓忠诚《联合国宪章》，重申实现联合国的宗旨，以使人类尊严、自由生活的人类集体理想能够实现。但是，在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的时候，我们对联合国的力量提出疑问。

指导我国民族生活的《宪法》中有一条反映了我们社会平等的观点：“在哥伦比亚不能有奴隶”。虽然《宪法》是在我国废除可耻的奴隶制之后30年的1886年起草的，我们仍然决定在今天的《宪法》中保留这一条，随时告诫我们警惕任何形式的歧视。

哥伦比亚热爱民主，坚定地支持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事业。因此，我们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谴责可耻的种族隔离政权。这一政权存在一天，就是对人类的一天耻辱。

哥伦比亚自纳米比亚理事会成立以来就是它的一个成员，因此我们一贯站在保证纳米比亚人民自决这个困难进程的前列，而我们将发起一切必要的外交战役，实现这块非常珍贵的非洲领土的自由与公正。纳米比亚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可以继续依靠我们的支持。我国赞扬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族）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合格的代表所起的作用，赞扬它为实现这个国家的独立而进行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认为，那些正在纳米比亚为争取他们的国家独立而斗争的人们值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我们支持对压迫成性的南非政权发出的呼吁，要求他们释放由于这个事业而斗争而被所谓政治犯监禁的人们。哥伦比亚向国际社会重申它支持下列观点：它的政策是不鼓励在南非投资，因为南非不人道的歧视性政策必然扩展到纳米比亚领土，而事实上他们在国际水平上是两个法律上不同的实体。

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以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提交给第40届联大的报告中声明：

“它强烈地谴责国际货币基金和南非之间继续合作，这样作是无视并违反了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它还敦促国际货币基金停止合作，不再进一步向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提供基金。”（西班牙语记录员还没有找到引文的出处）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当指出，正当国际货币基金对正在以他们的发展为代价偿付外债的拉丁美洲国家采取严格政策的时候，而在它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关系中，它的行为却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

我们重申，我们非常重视保护纳米比亚各个领域中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包括它大量的海洋资源。立即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第一号条令是至关重要的。

保护这块领土的自然资源是这个理事会一贯和令人感激的考虑。现在应当适当地注意保护纳米比亚丰富与潜在的海洋资源。

哥伦比亚以及其它拉丁美洲国家一贯处于运动的前列，采取各种措施，以便保护他们从海洋中享有的丰富遗产。发展中国家依靠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的国际法准则，以便保护他们的资源。

根据大会的任务，通过与西南非民组磋商，坚持联合国的规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必须采取适当的法律和其它措施，保护可以使纳米比亚独立稳定发展的资源。

哥伦比亚代表团再次表示，它赞扬并尊重前线国家所表现出的英勇姿态，其中有一些国家正处于困难的情况之下。尽管他们具有脆弱性，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表示坚决支持纳米比亚的事业。他们有权了解其它国家的合作，这些合作必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那些收容了大量难民的国家也应当给予赞扬与援助，这些难民被迫放弃他们的国家，被非法的南非政权日益加强的镇压性措施而赶出了家园。哥伦比亚强烈抵制南非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所谓临时政权的企图，这是一种公然非法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全体成员国都作出承诺要遵守的规定。

我们感谢纳米比亚理事会，它是管理这块领土的合法行政当局，直至它取得独立，感谢理事会的名誉主席，赞比亚的保罗卢萨卡大使，感谢它的执行主席，圭亚那的诺伊尔·辛克拉尔大使，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委员会的布雷杰什·米什拉先生，他们在执行困难的任務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国代表团还重申它感谢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感谢他辛勤而又审慎地处理这一问题，我们还感谢秘书处的成员对理事会及其工作一贯的支持与合作。

苏克利·费加利拉先生（委内瑞拉）：当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于今天 6 月在

维也那举行会议时，我作为理事会的一个成员，曾就在纳米比亚这块痛苦的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刚才讲话时说，不耐烦的时刻已经来到了。普遍极不赞同南非殖民统治的观点正在加强，每一事都表明，我们达到了忍耐的局限。谈到那些在这些正当的反叛面前呼吁镇静的人士，我回顾了我们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所说的话。

1810年，对一个类似的局势，当我国还是殖民统治的受害者的时候，它对那些在呼吁立即独立面前鼓吹镇静的人提出了一个具有谚语性的问题：“300年的镇静还不够吗？”

人们并不需要过份深刻地分析纳米比亚人民目前所处的困境，就能够了解到当今存在着一个类似的局势，而且还能够意识到如果要防止一个更大的动乱，就必须寻找到根据历史的公正态度所作出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必须放弃急躁的态度，而应该作出有效的决定，否则，我们现在的辩论就毫无意义。

我们面临的局势已经是极为成熟，我们的人民深信并决心取得全面行使他们独立和自由的合法权利，我们的立场已经得到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多次赞成。

从逻辑上说，人们有权提出疑问，为什么当国际社会给予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已经表示出明确的一致意见，而这种独立却尚未取得。我国代表团认为，当提出这个问题时，人们并不是在质疑联合国所发挥的作用。正如人们一再指出的那样，联合国是否采取行动要看其会员国是抱有积极还是抱有消极的态度。正如联合王国首相最近在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时在本讲坛上所说的那样，联合国是一面镜子，我们能从中看到每个成员国的态度。

无疑的，在这面镜子里，南非的态度是最为阴险的，而且也能看出它所进行的最为毒辣的行径，因为众所周知，纳米比亚的问题是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密切相关的。这在联合国的无数文件中已经得到明确的阐述。最近，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于9月3日发出了一份关于纳米比亚的社会状况的报告，载入A/AC.131/187号文件。我们在这份文件中所看到的是南非对被占领土所强加

的政策直接反应。我指的是种族隔离、种族分裂、教育、健康、生活条件、妇女地位、压迫和迫害人权、压制性法令、随意逮捕和虐待政治犯，虐待百姓、威胁教会、剥削劳动力和难民问题。难道这意味着只要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非存在，纳米比亚取得独立就没有任何前景吗？在联合国主持下谈判的进程已经进行了多时，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了有建设性和重要的作用。但该进程并没有作出上述的结论。相反，比勒陀利亚当局表示如果能满足某些要求，它愿意采取联合国的决定。

然而，正如我国代表团的一贯态度一样，我有必要指出，这种条件是一种借口，而不是表明任何合理的立场。在纳米比亚理事会于1985年5月30日所作的关于纳米比亚政治动态的报告中，第11和第16页谈到了南非政府在履行安理会决议，尤其是安理会435号决议的条款为借口想要强加其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其实质是要建立一个表面上是独立的，实质是完全受制于比勒陀利亚殖民主义者意愿的政权。这些努力于1978年开始，它在1985年4月出现在一个极为恶毒的人的脑子里，它想要建立一个临时行政当局，这是直接违反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众所周知，这将会形成一个临时政府，包括国民大会，执行内阁和制宪理事会，该理事会就会草拟宪章。

幸运的是，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发表声明谴责这种程序是肆意破坏联合国的规定，及举行确定纳米比亚自决和独立的自由选举的条件。

因此，纳米比亚问题仍然是极为严重的。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遭受极端痛苦的人们已经无法再忍耐了。西南非人民组织已经采取了极为负责的行动。它从各种抗议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及联合国调解各会员国的意愿并努力争取纳米比亚被占领土取得独立所提供的信心而感到鼓舞。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正经历着纳米比亚历史上最为关键的时刻。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也站在经历到最为困难的处境，国际抵制可能进一步扩大，南非国内的人民有可能采取暴乱。

联合国大会刚刚结束对种族隔离问题的辩论。我国代表团认为，全世界对于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的明确谴责表明这不仅是从口头上所作出的肯定。我们认为，这是国际社会广泛希望能看到一些迫使种族主义者改变其政策的行动。无疑地，他们对于巨大的国内和国际抗议的初步反映是要加紧采取他们的措施，宣布戒严状态。但这显然更为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害怕，而且越来越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危险。我们在纽约和其它城市的街道上看到数千名的公民公开对南非政权进行抗议活动。几年或几个月前，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行动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们相信，南部非洲所存在的关系中将很快出现有利的变化，随着纳米比亚的独立，我们将看到种族隔离情况的变化。

据我国来说，我们每天都加强反对南非政权，我们作为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将坚决作出努力，我们已经力所能及地直接提供一些资金上的合作，以便帮助建设未来的自由国家。在这个方面，我们极为荣幸地成为议程112下的题为“联合国关于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的方案”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

委内瑞拉是南部非洲为实现人类尊严而进行斗争的人民的忠实朋友。因此，根据安理会的决定，我们停止了同南非政权的所有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体育的联系。我们完全同情非洲人民进行的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罪行以及为实现民主而进行斗争的事业。我国的外交政策逐渐加强了同所有非洲国家的联系，不仅仅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而且也由于对于国际声援的日益加强的认识。我国代表团有机会在本届辩论期间就非洲严重的经济局势作一发言。

毫无疑问，尽管南部非洲现在所发生的这一切，那里的局势是不会自行发生变化的。享有特权的统治者不会自动放弃它们的特权。必须施加更大的压力，并且从忍无可忍时代转变到作出决策的时代，而这些决策是要得到执行的。人民的时机已经到了，正如智利诗人帕布罗·聂鲁达在他献给西蒙·波利维尔的一首著名的诗中所说的那样：“我每隔一百年醒来一次，也就是当人民觉醒的时候。”

纳贝拉—穆拉女士（科威特）：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未来以及纳米比亚日益恶化的形势一再表示深切的关切。这种关切最近表现在安理会上星期五所进行的讨论中。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能够做出明确的决定，以使这种关切具有实际意义。不幸的是，安理会的两个成员国认为应当使用否决权来破坏这种前景。确实很遗憾，他们的行动与对南非人民表达的关切是不相符的。安理会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没有能够采取行动，这个事实不应当妨碍大会就纳米比亚问题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

安全理事会对确保安理会就纳米比亚问题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执行有着主要的责任，但同时，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作为整体对于纳米比亚有着法律上的责任，直至纳米比亚获得自由与独立。国际社会多年来一直要求南非部队撤出纳米比亚，要求把权力转交给纳米比亚人民。这些目标已经包括在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包括的解决方案中，执行该决议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一个主要目标。国际社会在强调致力于和平解决该问题的同时，一直在努力克服南非制造的一

个又一个的障碍。该种族隔离政权造成的这些障碍就是围绕着联合国的公正、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的组成或古巴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等问题。

解决这些非问题的问题是一回事，但是解决一种危及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是另外一回事。这一局势的特点就是军事占领和不断升级的对于该托管领土的军事化，对于纳米比亚本土及邻国的政治霸权主义，以及对于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经济剥削和消耗。自从我们去年的辩论以来，这种局势并没有停滞不前。南部非洲地区的事态发展日益恶化。其特点就是该种族主义政权不仅对南非的黑人大多数而且对纳米比亚人民施行暴力。3月，南非宣布整个北部边界地区为安全区，这样使占总人口一半的这个地区恐吓与镇压行为更加肆无忌惮。6月份，南非在纳米比亚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这赤裸裸地表现出了它要把它的殖民主义的政策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南非把纳米比亚当作一块基地，从这里继续进行它对非洲邻国的攻击、颠覆和破坏活动，对于整个地区都构成了严重威胁。几年来，它对安哥拉、博茨瓦纳的侵略，以及对前线国家进行的破坏活动都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政权的政策和目标。

不用说，国际社会曾一再谴责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以及该种族主义政权的盟友给予它的支持。对于这些政策只能坚决反对而不能容忍；对于该种族隔离政权只能孤立而不能团结。因此，令人欣慰的是今年人们看到西方国家加强了公众运动，反对该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这种运动很明显对某些西方国家政府的立场产生了影响，因此促进了关于变革的要求。最近，关于南非问题的英联邦协议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标志，表明对于南非将会采取某些措施。尽管这些措施远远不能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但是这些措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安全理事会一位常任理事国的承诺。我国代表团认为只要所有国家进行合作，真正采取有效措施，国际社会将能够实现在纳米比亚的预期变革。

实行有效的措施，特别是《宪章》第7章的措施，是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实现

自由与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的一个方法。 另一方面就是要扩大对于他们事业的财政和技术上的支持。 应当继续支持他们的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纳米比亚理事会为这一目的所起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科威特将继续支持通过联合国及不结盟运动所进行的这些努力。 最后，我想引证贾比尔·萨巴赫酋长阁下在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及他们的解放运动，声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最近所写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个问题将不会悬而不决。 应当立即采取积极的措施以使这个人民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实现独立、实现争取自由的民族愿望。”

帕斯·阿吉雷先生（乌拉圭）：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在大会上就纳米比亚问题作一简短发言。

我国一直坚定不移地坚持各国人民自决权的原则，一直支持尊重国际法的准则，将其视为各国之间和平关系的基础。 乌拉圭民主政府在其总统胡利奥·玛丽亚·桑吉内蒂博士的领导下在国际社会中也是采取的这种立场。 正是根据这些，我们再次希望表达我国对于这场冲突的想法，这场冲突持续了如此之长的时间，不幸的是仍然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1985年8月23日，乌拉圭外交部长伊格莱西亚斯先生给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辛克莱大使发了一封电报，电报说：

“我愿诚挚地强调，乌拉圭支持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条款，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通过举行不排斥任何人的自由选举实现纳米比亚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同时”

伊格莱西亚斯先生接着说

“我愿重申，我国和我国政府支持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这些决议宣布，沃尔威斯湾是纳米比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由地理、历史、经济、

文化和道德规范纽带密切连在一起的。”

最后，乌拉圭外交部长说：

“我要表示，我国深为赞赏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努力——这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唯一和合法地管理纳米比亚领土的权威，并赞赏秘书长为实现和平过渡到自由、独立和团结的纳米比亚所作的努力。”

这足以澄清我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但是，由于我们要促进全世界对迅速、和平和满意地解决这一严重冲突的愿望，我们觉得有义务再谈一些看法。

现在纳米比亚问题在几乎二十年前已经成为联合国和南非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双边问题。南非继续拖延根据国际法寻求一个稳定的解决，以及由于它不执行联合国的一系列决议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不仅导致了拒绝承认纳米比亚人民的正当愿望，还直接对国际社会公开多次表示的意志提出挑战。

我国认为，必须根据承认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来处理这个问题，自决权就意味着他们拥有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一原则反映在下述原则中：

纳米比亚的领土是国联的一个委任，作为它的继承者的联合国根据《宪章》的第77条的第1段，已经扩大了国联的监督设施。国际法院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因此，联合国对纳米比亚具有法律责任，特别是有鉴于那一领土的管理以及导致独立的进程。

这样，必须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大会在1967年8月27日的第2145(XXI)号决议中，决定结束南非的委任。还宣布，1514(XV)号决议的条款适用于纳米比亚和那一领土上的人民，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就是承认纳米比亚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因此，南非的存在是没有法律基础和非法的，安全理事会已经多次宣布了这一点，其中包括第385(1976)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在第435(1978)号决议中宣布并确定了目标是：

“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将权力转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第435(1978)号决议第2段)

因此,南非必须根据《宪章》的第76条承担其义务,《宪章》的目的是要维护这一地区人民的特征,并促进走向自由的进展。

乌拉圭政府1985年5月13日给秘书长发了一封信,作为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文件予以散发,这是关于南非在纳米比亚建立临时政府的决定的。那封信说:

“关于南非政府1985年4月18日关于在纳米比亚建立临时政府的决定,乌拉圭政府愿意重申,它坚决拒绝这一点,并宣布,它认为这是法律上无效的。南非政府采取的措施违反了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决议,特别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第439(1978)号决议,以及大会第1514(XV)号决议以及国际法院1971年发出的咨询意见。”

大会在1984年12月12日的第39/50号决议中宣布,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构成了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行为,并表示支持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这一地区人民的斗争,拒绝南非的侵略,并基于自决实现独立。然而,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坚持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决定,反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同时利用武力防止对其非法占领的任何挑战。它在纳米比亚推行严厉的政治镇压,并采取种族隔离的办法,这表明了对基本人权的最严重和最憎恶的侵犯,导致建立所谓的白人旅。白人旅在第一个公开声明中就表示决心驱逐任何外国人,或摧毁联合国到达纳米比亚的任何部队。

我国政府和我国代表团根据这些考虑,在本大会重申我们的立场如下:

首先,我们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以及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国家的权利。

第二,我们决定充分与其他代表团合作,以根据国际法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上述目标。

显然，纳米比亚问题仍然是联合国在其研究和决定中必须处理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应当考虑的问题，这是国际冲突的根源，因为这个国际组织已经在这方面通过了清楚无误的决定，但有关政府拒绝执行它们。

联合国、不结盟运动、非洲统一组织和其它国际和区域机构要求彻底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南非政府已经拒绝遵从多次重复的国际决定。因此，安全理事会在1981年4月30日考虑了对南非政府实行广泛的强制性制裁的可能。然而，由于安全理事会的几个国家投票否决而无法通过。大会在第三十九届会议上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破坏在1984年的卢萨卡和明德卢举行的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会谈。大会重申，在那一冲突中只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以西南非人民组织为代表的纳米比亚人民、另一方是南非非法的占领政权。

乌拉圭代表团再次重申谴责那些追寻扎根于过去的政治和社会概念的国家，谴责那些不能够认识到目前公正呼吁，更不能认识到他们在近期未来世界上没有地位的人们。

我国相信，如果没有对人民的尊重，或者说，当人民仍然遭到镇压或蛮横的分割。从根本上讲，就是当没有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尊敬的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由于由自己法律管制人民的自由表达和合法愿望的结果。

我国认为，尊重国际法是组成国际社会各国和平与具有建设性意义共存的基础；世界最高机构联合国在纳米比亚问题方面所做的许多努力和通过的许多决议再不能象遭到南非政府那样继续遭到一再的忽视。

因此，乌拉圭将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联合国旨在为纳米比亚人民真正利益而实现公正与法制。代表整个国际社会和为了全体人民和平利益而通过的所有决议。

下午1点20分散会。